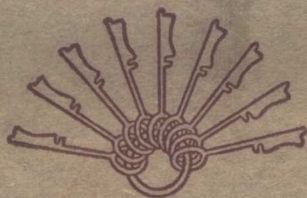


初中學生文庫

孟子

下冊

朱熹集注



中華書局編印

民國廿五年二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三版

初中學
生文庫 孟

子

(全三冊)

◎

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集注者 朱熹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中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注

告子章句上

凡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音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若危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將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也。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

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

東西也。

端他端反。○端波流濺回之貌也。告子因孟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

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額額。

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

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

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

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

玉之白與曰然之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

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

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

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

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是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知

覺運動之人與物若不異也此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動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

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

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

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

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

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

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

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

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人心。則義之非

外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

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

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

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扶。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

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

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

○孟子子

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

達故私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

之敬以敬之。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

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

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

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

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

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所主以象神

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第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

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

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

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旨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

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內則知人○公都子曰告子曰性

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或曰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

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

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

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

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

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

則性之本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材音扶○才猶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惻隱之

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

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

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

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

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以盡其才也前

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

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

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

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懿

美也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德有父子

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

其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

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

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

皆可至於善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地之則性不存焉故氣質之性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則性不存焉故氣質之性

察矯揉之功學
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

多暴非夫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今
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夫舜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

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
反○舜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

之時謂當成熟之
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

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
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

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

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
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
知人足之大小

至成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黃也。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

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豢。牛

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

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

真猶芻豢之

悅口始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

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

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

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

山之性也哉。

葉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

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

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

有所生也。萌芽也。葉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桎也。反覆，展轉也。言人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所生。長故

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旦萌藥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音舍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非仁義也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格亡則夜氣愈清守之即在爾若於夜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

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少猶一暴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見王之時

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

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

二人奔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

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

仙學弗老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
繳音灼

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平聲○奕國棋矢